瓯中物产图卷　　清·赵之谦绘

纸上嘉卉 百年中国

□ 刘华杰

爬高山大岭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之时，猛见满树野花，你会忽然觉得，一切付出都值得。当然，这些野花最好似曾相识——稍有所知，却未亲眼见过；期待邂逅，急切间又夹些挑剔，跟初恋差不多。

初次翻阅近900页的大型植物绘画图书《嘉卉 百年中国植物科学画》（简称《嘉卉》）时，我就是这个感觉。

冯晋庸绘的浙江红山茶和卵叶牡丹、曾孝濂绘的珙桐和洱海南星、严岚绘的伯乐树、史谓清绘的舟柄铁线莲、陈月明绘的当归、钱存源绘的庙台槭、吴秀珍绘的大花四照花、王红兵绘的马缨杜鹃、马平绘的硬阿魏和薏苡等，真是精美啊！“精美”是瞬间能想到的很朴实又不算离谱的形容词。这些纸上草木，如在大自然中一般秀美、雅致；爱后者，就不可能不爱前者。

植物科学绘图，与植物分类学相伴而行者，其最初功能是便于识别植物种类。植物世界多姿多彩，导致植物科学绘图也五彩缤纷，科学与艺术之结合，形成一类特别美好的独特画种。

长久以来，植物科学画虽是一个独立画种，却极少以主角的面目登台展示。植物爱好者平时翻阅中国的各种植物志，经常遇到植物画图，却是作为配角，很小的图，仅为植物科学服务。

但此次不同，植物科学画以主角身份出现在《嘉卉》这部宏大著作中，全中国、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欣赏它们，它们是永不撤展的艺术画廊。这部书也成了所有想了解中国植物绘画（不限于科学绘画）的人，绕不过去的历史文献。它的维度、侧面非常丰富，不同人会有不同的喜爱方式，很难想象翻开这本书的人会不喜欢它。

在我看来，《嘉卉》首先是一部综合性的、集中国植物科学绘画之大成的作品集，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。

植物志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。好的植物志，除标本采集和分类外，相应地必然有一批植物画作，光凭照片不行。中国古代传统绘画中有许多植物画，有的水平很高。但中国植物科学绘画起步很晚，这种与经验科学之植物学相结合的、自然主义的、反映植物形态与解剖结构的画种，比西方发达国家晚出现了大约400年。但中国学者、艺术家非常聪明且努力，在不足100年的时间里，中国人的植物绘画作品与西方平起平坐，每次对外展出都赢得刮目相看。而编写各种植物志，特别是《中国植物志》《中国高等植物图鉴》这类大项目的拉动，才使得中国诞生了这么多绘画人才和作品。

《嘉卉》的策划、主编、编辑并不想把这本书局限于一部专业画册，而是设计了多条线索，使之还具有传播植物分类学、介绍中国植物学史的功能。该书特意邀请王钊博士撰写了中国古代植物图像简史部分，使得图书变得多维、信息量巨大。书中还包含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。特别是“中国植物科学画的人才与队伍”一部分，从冯澄如、刘春荣、冯钟元、冯晋庸、曾孝濂、陈月明、马平、杨建昆等，一直讲到朱玉善、李爱莉、孙英宝、田震琼、严岚、李聪颖、刘丽华、余天一、鲁益飞，为进一步研究近现代中国植物绘画史提供了丰富的线索。

最后谈我对植物画的一个宏观判断。植物画中除植物科学画外还有别的种类，它将进入一个新时代，实际上也是回归、接续近代科学之前的老传统。大尺度上看，科学于中途介入、留下了一笔浓彩——正在走向过去的是植物科学画（botanical illustrations）的时代，作为历史研究有很多内容可以挖掘。接下来，植物博物画（natural history plants drawing）将代表着一个新时代，它凸显出植物科学画即将消逝的辉煌。

随着小康社会的到来，人们对植物的欣赏、利用必然多元化，家居布置可能会经常使用植物画，我个人看好植物画的未来市场。基于科学的植物绘画在中国已取得相当成就，但植物志都编完了，时代变了，相关人士要有危机感，应当利用好博物学复兴的机会，完成转型。老一辈植物画家要向曾孝濂老师学习，争取多带些徒弟，教年轻人把植物分类学、形态学、解剖学甚至生理学、生态学与绘画技法结合起来。这时，请师傅“传帮带”就显得重要。对年轻人，不用特别担心技法，把手艺传下去。

在重视生态的当代，植物学散发着浓郁的人文气息。植物，养育了我们；我们可从实用角度也可从审美角度、从文化角度来看待植物。（**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**）

浙江山茶花 红色花瓣明艳动人，皱褶感栩栩如生。倒卵形花瓣顶端的2裂、深绿叶片发亮的革质感以及边缘的锯齿都得到完整表现，不愧是经典之作。　**冯晋庸**绘

巨细靡遗　安静高贵

——《嘉卉》编辑手记

□ 周远政

2016年8月，我在广州看到华南植物园主持出版的《中国木兰》《丹青蓑荷》二书，其中大量精美的植物手绘插图，瞬间震撼了我。而余峰老师讲述的植物科学绘画职业在过去几十年里的沉浮起落、她为这个职业的衰微而流露的惆怅心痛，深深打动了我。

受国际植物学大会植物艺术画展组委会之托，我前往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挑选老一辈画师们的作品参展。连续看了一个星期的图版，很累，但对我的认知是颠覆性的。那个时候，就产生了想要为中国植物科学画和画师做点什么的念头。

《嘉卉》收录了164位绘者，其中116位老一辈植物科学画师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参加了《中国植物志》的绘图工作，也是《中国植物志》培养起来的画师。

《中国植物志》很伟大，是全世界唯一一部倾全国之力打造的最大的植物志。几十年里，全国这么多家单位、人员共同参与，没有名利和科研，就是一项国家下达的任务。他们中很多人对我说，一辈子都奉献给《中国植物志》了，每天都在赶画，画完了就退休了，根本没有时间搞自己的创作。所以书中那些带有个人创作色彩的作品，基本上都是为上世纪80年代三次全国性植物科学画展专门绘制的。

带着一种惺惺相惜的感情，我用3年时间，咬着牙、憋着劲完成了这部填补国内空白、揭开一个职业神秘面纱的图书。你看到的是花草，而我看到的，是浇灌者和园丁。

找图很难，系统搭建更难。每一部分画作的挑选，都希望兼顾物种的代表性、画作的代表性、画者的代表性。历史部分也很难。因为植物科学画很冷门，在科学院系统，画师比较边缘。我们以《中国植物学史》上蒋祖德、冯晋庸二位老师一篇文章为底，一点一点找文献，把所有带图的中国植物学著作基本捋了个遍。

我们社（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）在这本书中投入了难以想象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因为集团和社领导有很强的文化坚守和理想信念。有时候，理想是昂贵的，但是是值得的。

植物科学画是附属性的，它一般只作为插图，出现在植物学领域的图书中。专著出版之后，这些图版就束之高阁。欧美有很多专门机构，保存、整理、研究、出版历史留存的博物学画作。最近10年，国内出版界掀起博物学出版热，绝大多数内容都是从国外引进的。

所以说，《嘉卉》填补了空白，它第一次把植物科学画从单纯的、学术性的植物学图书中请出来，很耐心地告诉大家，植物科学画和一般的绘画比如梵高的向日葵有什么不同，它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，而且是美的，这种美有植物本身的美，有画家笔法的美，也有科学之美。

从学术的角度看，对植物科学画的需求很小。新种毕竟有限，植物志完成，这些绘出中国3万多种高等植物肖像画的画师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。但这个画种是否有存续的价值？它本身所积淀的东西在当今是否依然有意义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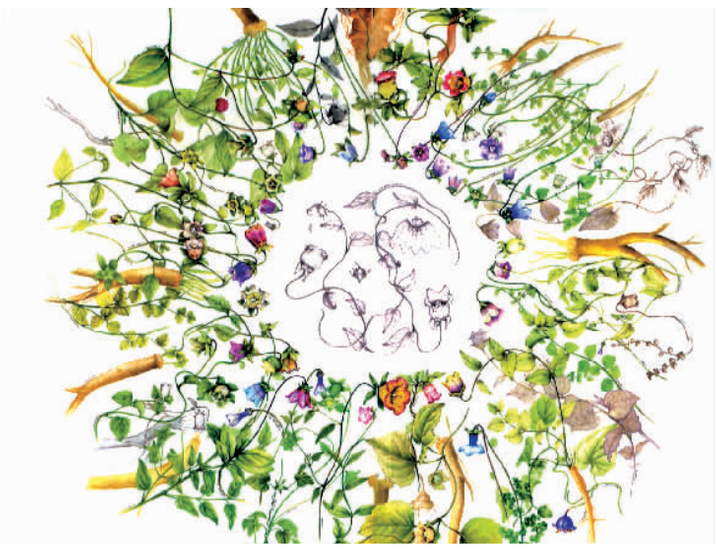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我们都在讲生态、环保，和自然和谐共处。植物是自然界的基础，甚至是人类存续的基础，而且植物和动物不一样，它不动，容易亲近，对忙碌的现代都市人有治愈力，这是被心理学等学科证明了的。植物科学画的特点是精细，它观察自然的方式是客观的，包含了一种尊重的审视和对自然界的认知。曾有不认识腊梅的年轻人很疑惑地问我：梅花不是红色的吗？怎么这种梅花是黄色的？其实就是缺乏最基础的科学启蒙。

《嘉卉》想要做这种启蒙，用一种非常美好的方式——艺术的审美的方式，带领大家去认识和了解我们身边的世界。

还有就是“嘉卉”精神。植物科学画师想着怎么才能不一味蹈袭西方人开创的路子，而是画出中国人自己的科学画。他们对科学非常虔敬，为此甘守清贫。没有这种精神，画不出那么精微的画作，一笔一笔，巨细靡遗，安静高贵。

（**作者为《嘉卉》责任编辑**）

大花酢浆草 1.根、植株的下部及花序；2.去掉花瓣的花；3.花瓣。　**陈荣道**绘



世界党参属 画师以模式种为中心，将世界党参属的46个物种以1:1的比例展示在一张画作中，诠释物种的多样性及传达植物科学家的研究成果。2018年10月，这幅作品荣获全球插画大赛荣誉提名奖。　**李爱莉**绘

七天小工换来的书

□ 汪 志

我背了几本新书去几千里外探望母亲，边走边读。母亲见到书，打趣说起当年我为书和父亲“翻脸”的事儿。

从上小学开始，不管是书店买的书还是学校发的书，我都习惯包好书皮，放到重箱子下压实，然后码放整齐。

那年腊月，父亲刷房子，不慎把泥巴弄到书上，我埋怨几句后，他竟把我那些书扔到一边的泥巴上，气得我失控，将一旁的鸡窝扔向父亲。正在窝里下蛋的鸡惊慌扑飞，抓破了父亲脸，还流了血，我吓得慌不择路跑掉。父亲一气之下将我那些书全丢到茅坑里，其中就有一本我用七天小工换来的书。

17岁那年暑假，我去几百里外的一个城市玩。大姑家隔壁是家新华书店，我走进去东张西望，听一个顾客要买长篇小说《欧阳海之歌》。我心里一震，欧阳海，多么熟悉的名字呀！老师讲过，家门口的大喇叭也经常广播，在那个崇尚革命英雄的年代，欧阳海可谓家喻户晓。

那个人走后，我问营业员《欧阳海之歌》多少钱一本，隐约记得8元左右。上世纪80年代，这笔钱对我来说可是一笔“巨款”，因为从老家来这座城市的火车票才1元2角，我过年的压岁钱也就是一两毛钱。身无分文的我，怎么才能拥有这本书呢？

晚餐时，我第一次吃到皮蛋，味道好极了。我问当车间主任的大姑：“你们皮蛋厂要不要小工？”大姑望着我：“问这干啥？”我说想买那本《欧阳海之歌》，去做几天小工挣书钱。大姑当即从衣兜里掏出钱，我死活不要。想不到第二天中午，大姑竟把《欧阳海之歌》买了回来，说我小小年纪就爱读长篇小说，崇尚英雄，她最高兴了。

我说啥也不要，因为大姑的工资才几十块钱，家里还有3个孩子呢。大姑见我倔强，将书递到我手上：“这书你先看着，下午我问一下厂长要不要临时小工。”晚上下班回来，大姑笑着告诉我，说厂长开始不同意，但听说我不要姑姑的钱，要自己做小工挣钱买那本《欧阳海之歌》，挺感动，特批我做几天小工。

我的工作就是给生鸭蛋滚黏配制好的石灰泥巴，再滚上稻壳，然后入罐密封。每天工钱1元2角，我做了7天小工后就回家了。次月发工资时，钱会打到大姑名下。临走时大姑送给我五六十个厂里处理的外壳破了但近期能吃的皮蛋，还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要是你爸妈知道你到姑这儿做了7天小工挣一本书钱，我以后回去可怎么见他们呀……”我说，劳动光荣，自己挣钱买来的东西才珍惜、珍贵呢。

回到家，只要有空我就捧起《欧阳海之歌》。金敬迈用生动细腻的笔触、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，勾画出欧阳海成长历程和英勇献身的壮举，热情歌颂了培育英雄的人民军队和伟大的党，读后令人热血沸腾。受这本书影响，中学毕业后我立志要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，可惜未成。

这部小说也启蒙了我的文学创作。近40年来，我创作发表了30多万字的小说、散文、文学故事。那7天的小工生涯还让我学会了制作皮蛋，成了我的拿手菜。

中国国家图书馆有序恢复开放

本报电（**小　章**）自5月12日起，中国国家图书馆有序恢复开放。

最先开放的是国图总馆南区部分，阅览服务包括综合阅览室、外文文献阅览室、台港澳文献阅览室、善本特藏阅览室、国际组织与外国政府出版物阅览室等，实行预约入馆制，读者可通过电话或微信公众号“国家图书馆服务号”的“读者服务”预约，每日限额1200人。入馆时须出示预约码与健康码，接受体温检测。自2020年1月24日至全面开馆后30日内产生的外借逾期费用，将予以免除。

共建书房“云启动”

本报电（**毕春月**）福建厦门市集美区委宣传部在厦门签订“嘉庚书房”共建协议后，人民日报出版社随后在北京签约。近日，双方来了场别开生面的共建“嘉庚书房”云签约。

陈嘉庚先生为著名爱国侨领、企业家、教育家、慈善家，曾创办集美学校、厦门大学。“嘉庚书房”位于厦门市嘉庚建筑八音楼群，目前已启动建设。建成后，“嘉庚书房”将拥有约1700平方米面积，包括一个中心广场庭院。书房引入图书馆管理系统，24小时对外开放，读者和游客登陆APP核实个人信用后通过门禁系统，共享人民日报出版社、集美图书馆等图书资源。“嘉庚书房”将定期邀请海内外专家开设讲座，举办主题文化发展论坛、读书会和“庚·读者”经典诵读等活动，构筑立体文化交流平台。

《与岁月对话》出版

本报电（**韫　淙**）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王谨新著《与岁月对话》随笔集，近日由团结出版社出版。

该书第一二卷章，收录了作者近年为杂志撰写的随笔式卷首语和涉及时政、社会的相关随感，诸如《开局，沿“主线”前行》《根须扎在沃土》《今年农民增收了吗?》《人类不可效法“剑齿虎”》等，带有鲜明时代印记。

第三卷章是作者对一些文学、文艺现象的独到见解，如《从巴金的自责想到的》《不要轻视我们的音乐家》《娱乐应剔去血腥》等，读后令人掩卷思考。

本书由人民日报社原社长、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邵华泽题写书名，书中插图选自作者近年来书画习作。

制度设计和创新实践的文化样本

□ 巫志南

公共文化服务体系，旨在普遍、均衡地保障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，高质量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文化生活需求。制度设计和创新实践是推动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方向、理念、价值、原则、要求细化落地的基本方法，决定着公共文化治理的水准、质量与效率。

《公共文化服务创建创新案例研究》写作从2011年持续到2019年，贯穿广西3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（项目）的制度设计，基于创建实践开展制度设计研究，提出了一系列既具广西地方特点、又能对全国形成启发的新观点、新思路、新制度。

于书中案例，作者既是亲历者、记录者，也是参与者、研究者，因此案例分析客观、生动，有直观性和现场感，让人印象深刻。比如，玉林市的创建特色是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，但作者并未囿于现阶段情况平铺直叙，而是追寻创建之前玉林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轨迹，深究其历史文脉人文传统等原因，如传统玉商文化——人多地少，商贾众多；客家文化——耕读传家，崇文重教；侨乡文化——著名侨乡，桑梓情深等。继而又分析当今民营经济发达、社会关注度高、政府财力相对不足、城市化程度低等经济社会特点，自然引出政府推出“政府引导、财政扶持、社会主体”特色政策的必然性。如此论述，鞭辟入里、实事求是，有深度、有文气，可读性与操作性强。

该书灵活采取个案调查、文献研究、问卷调查、实证分析、创新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，既遵循学术规范，又注重研究成果的实践指导作用，较好地平衡了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。如防城港市借助“地缘相接、文缘相近、人缘相亲、海缘相连、城缘相交”，促进公共文化服务“标准化、均等化、社会化、制度化、数字化”建设，其海上图书漂流箱、边境友好村屯等特色做法，对于民族地区或海疆边境地区颇有启发。

该书出版后，广西文旅厅主办研讨会，并配送到区、地市、县三级文旅部门和公共文化单位；广东、广西、湖南、山东文旅部门采购列为培训教材参考用书；北大信息系、上海社科院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作为研究参考用书，国图及多个省图收藏。至2020年1月，已进行第二次印刷。（**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、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专家委员会委员**）